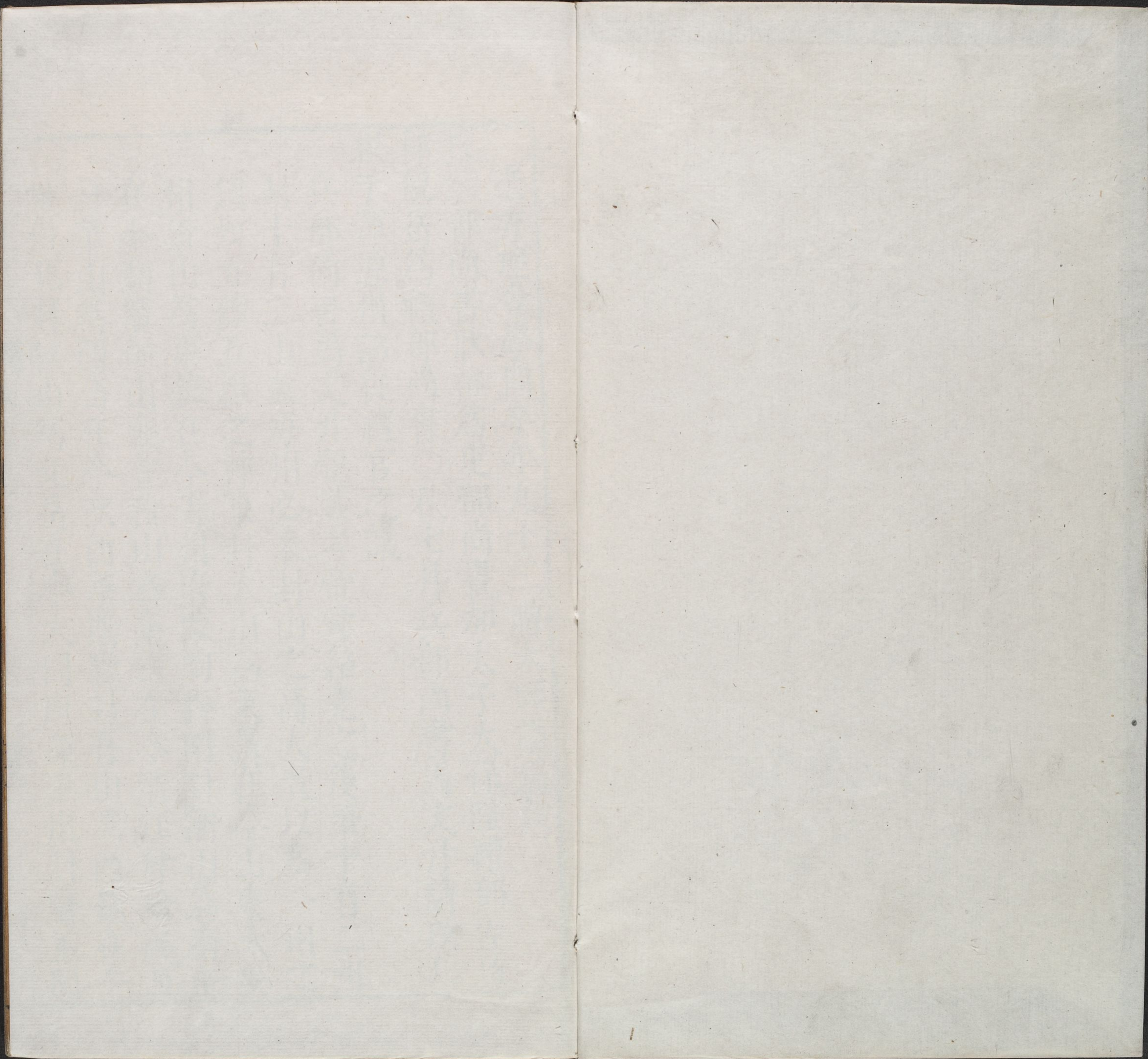


T 4686/4896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老方理會學問。卒年九十三。贈太師。謚
改禮部尚書耿裕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陞禮部左侍
郎倪岳為禮部尚書。○秋七月。兵部尚書馬文升請改北
嶽于渾源州。詔從禮官之議。

兵部尚書馬文升題載考帝舜紹堯之後肇十有二州
封十有二山。蓋每州必表封山之高大者。以為一州之
鎮。如五鎮五嶽之神。東封太山為東岳。在今山東太安
州。沂山為東鎮。在今青州府臨朐縣。南封衡山為南岳。
在今湖廣衡山縣。會稽山為南鎮。在今浙江會稽縣。西
封華山為西岳。在今陝西華陰縣。封吾山為西鎮。在今
隴州。北封恒山為北岳。在今大同府渾源州。封醫巫閭

國書館藏
大學漢和

山爲北鎮。在今遼東廣寧衛。中封高山爲中嶽。在今河南府登封縣。封霍山爲中鎮。在今山西蒲州。又封四海與四瀆之神。東海之神。在今萊州府。南海之神。在今廣東南海縣。西海之神。在今蒲州。北海之神。在今懷慶濟源縣。誌載以其濟水源通北海。故祭於此。淮瀆之神。在今南陽府泌陽縣。江瀆之神。在今四川成都府。河瀆之神。亦在蒲州。濟瀆之神。亦在濟源縣。三代而下。歷秦漢隋唐。俱有原封之山。致祭。至五代。失有河北之地。宋有天下。未能混一。北爲契丹所有。後以白溝河爲界。所以祭北岳恒山。真定府曲陽縣。俗傳有飛來石之說。不知祭豈無間山於何處。蓋宋建都於汴。而真定在汴京之

北。是亦不得已而權宜之道也。迨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國。建都金陵。而真定遠在京師之北。所以因循未曾釐正。迨我太宗文皇帝遷北平。而真定府却在京都之南。當時禮官亦未建明。獨祭北岳於曲陽縣。惟北鎮仍祭於北寧。若以爲北岳原在真定。則周禮載恒山爲并州之鎮。在正北。我朝一統志亦載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卽北岳。以此觀之。則北岳當在渾源州。爲無疑矣。今本州北岳廟址猶存。故老猶能相傳。我朝洪武初。定嶽鎮海瀆之神。削去歷代褒加之帝號。真可爲萬世之法。獨北岳猶祭於帝都之南。非其故封之山。誠爲缺典。臣非禮官。考據未真。但係國家重事。不可不

為釐正。乞勅禮部再加詳考。如臣所言為是。明白具奏。行移山西并大同巡撫官員。候時年豐稔。措置錢糧。於渾源州恒山舊址去處。修蓋北岳神祠。務在不侈不隘。若舊殿猶存。不必從新蓋造。止可修葺。工完之後。有司具奏。更勅翰林院撰文。勒石豎廟。以垂永久。今後凡祭北岳之神。於此行禮數百年之缺典。得以正於今日。而我朝之盛事。亦可昭於後世矣。弘治六年七月日。題奉聖旨。禮部看了來說。禮部尚書倪岳議曰。北岳恒山。祀于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改。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岳。太常卿范拱言。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虞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嘗據都改岳。上從禮官議。

南京右都御史黃紱致仕。陞吏部侍郎張悅為南京左都御史。○刑部尚書彭韶致仕。

韶在刑部。左右及戚畹皆不悅。內閣徐溥亦忌之。遂辭疾乞致仕去。後二年卒。贈太子少保。謚惠安。○其後都御史林俊疏言。彭韶文學經緯。廉聞貞風。正色立朝。先憂為國。生今之世。無愧古人。沒而易名。宜亦近之。其視吳訥謚文恪。魏驥謚文靖。葉盛謚文莊。實足嗣休。並美不知定議之時。何取惠安之義。舍大錄細。不類其人。不足中外之心。不報。

八月改右都御史白昂為刑部尚書。周經為吏部左侍郎。

吳寬爲吏部右侍郎。○九月詔取番僧領占竹。禮部尚書倪岳疏已之。

時該司禮監太監韋太傳奉聖旨。四川光相寺國師領占竹。取來大慈恩寺住坐。禮部知道。欽此。傳奉到部。查得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內。該禮科掌科給事中韓重等。及廣西道監察御史陳穀等具題。奉欽依。將法王領占竹等。革降職事。發遣原寺住坐。中外臣民莫不稱快。今欲行取來京。本部查無取番僧國師例。必須創始而行。事有未便。且四川布政司離京寫遠。動萬里之程。所至之處。轉相傳報。必曰。欽取國師赴京。驚駭耳目。騷擾驛遞。勢所必然。於皇上初政之清明。制命之嚴正。不無少損。誠非細故。伏望皇上俯察愚誠。暫寢新命。將領占竹。免令行取。庶可絕小人覬覦之心。示天下趨向之正。實爲便益。

冬十月吐魯番侵哈密。執陝巴。命兵部侍郎張海都督侯謙經略哈密。

時諸番索陝巴犒賜不得。阿黑麻又恨阿木郎尅減賜物。掠其牛馬。遂入哈密。殺阿木郎。虜陝巴及金印去。內閣丘濬謂文升曰。哈密事重。須公一行。文升曰。方隅有事。臣子豈可辭勞。但西域賈胡。慣窺利不善騎射。古未有西域能爲中國大患者。徐當靜之濬曰。有識言不可不慮。文升請行。諸大臣咸言。文升不可去。甘涼而委四方。

邊事也。請勅兵部侍郎張海都督綏謙行視經略。時阿黑麻貢使寫亦滿速兒等在京師。海至河西。遣哈密夷人以勅往阿黑麻。諭令歸陝巴金印。阿黑麻竟留不報。海乃修加峪關。捕哈密奸回。通阿黑麻者二十餘人。戍廣西。而請絕西域貢。

甲寅七年春正月。睿宗皇帝之國安陸。○二月。河復決。張秋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同治之。

劉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具察利害。乃集山東河南二省守臣。上議曰。河性湍悍。張秋乃下流喉襟。未可輒治。治于上流。分導南行。復長堤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

而張秋東堤復決。奪運河水盡東流。由東阿舊塩河。以入于海。決口濶至九十餘丈。糧運愆期。時訛言騰沸。謂河不可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命興等協治之。○徐恪上疏請定訐謨。以祛河患。曰。臣謹按地誌。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縣。下達山東濟寧州。洪武二十四年。決武原縣黑洋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縣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於張秋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茌澤縣。東經汴城。歷睢陽。自亳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之缺。而張秋運道復完。以後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等處。直趨張秋。橫衝衛通河。長

明仁典具 卷二十一
奔入海。而汴城南之新河又淤。百餘年間。遷徙數四千
里之內。散逸瀰漫。似非人力所能支持。乃者上厯聖衷。
軫念運道之阻艱。生民之魚鼈。特勅本院右副都御史
劉大夏前來脩理。功雖略施。力猶未竟。不意伏流潰溢。
遂爾中止。或者以黃陵岡之塞口不合。張秋之護堤復
壞。遂謂河不可治。運道不可復。至有爲海運之說者。臣
嘗歷考史傳。黃河之患。古今有之。而惟漢匏子之決。其
患尤甚。其功尤難。二千餘年。塞之不效。當時貴臣田蚡。
又以封邑之私。倡爲不可塞之說。厥後武帝躬勞萬衆。
臨決河。沉璧馬。籲神祇。又令將軍以下。親負薪。卒塞決。
築宣防河。在武帝時。不過爲數郡之害。雖不塞可也。而

武帝必塞之。若夫今日之患。關係運道之通塞。尤事之
不可已者。焉可以一噎而廢食哉。且黃陵岡口不可塞
者。非終不可塞也。顧以脩築隄防之功多。䟽濬分殺之
功少。河身淺隘。水無所容。故其湍悍之勢。不可遽回耳。
議者以滎澤縣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
縣南項猶有涓之流。計其淤淺之處。僅二百餘年。必須
多役人夫。䟽濬深廣。使之由泗入淮。以殺上流之勢。又
以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州丁
家道口。且以分殺水勢。訖能成功。今觀梁進口以南。則
滔滔無阻。以北則淤澱將平。計其功力之施。僅八十餘
里。今春雖嘗用功。未得竟力。必須再役人夫。䟽濬深廣。

使之由徐入淮。以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但既疏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既塞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決。論事者必從而訾其後。故任事之臣。未免畏及首尾。而不敢竟其策也。以今觀之。百年運道。穩於履陸。一夫之牽挽。過於六羸之驅馳。一旦阻絕。則舍逸就勞。出易入難。民力必有大不堪者。計其所費。比之今日之修河。又不知其幾萬倍也。况成大事者。不惜小費。就遠圖者。不計近功。要之不可不先恤民也。昔勝國時。東南財賦。俱由海運。其於河道。無甚相關。及賈魯建治河之策。內降中統鈔一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凡傭工物料衣糧醫藥賑濟之需。皆賴以給。故魯

無區畫之費。而河患以平。今國家漕運。既由張秋。比之勝國。尤爲重要。與此大役。其得已乎。俱合用椿草鐵石船埽等料。并傭工口糧。動以萬億。所在倉庫。既多空虛。內帑錢糧。又難輕動。如此大費。將何取給。若不早爲之處。誠恐又似今年徒勞無益。臣於去冬十二月。嘗以治河五法。缺一不可。工料口糧。皆當預備。又以水勢不殺。則塞決難成。塞決難成。則運道有阻。欲照景太年間。張秋塞決事例。借撥九江等處鈔關。荊州等處抽分料銀。各數萬兩。運發劉大夏收用。歷懇具陳。不爲無據。寥寥數月。未蒙議行。今自五月以來。水益泛濫。決口日深。運道日阻。所幸水勢趨南。十有七八。萬一盡徙而北。計將

安施雖已側聞廷議未悉其詳臣每北顧心竊憂之雖在踈遠不敢自外所有愚見合再僭陳伏望皇上斷自宸衷參以國是檢臣前奏早賜裁處如以迂遠不切時宜更乞深念國計俯恤民艱但係應起人夫今年稅糧不分河南山東直隸每名量免二石以充口糧之需小民聞知必將感念聖德歌詠載途而趨事赴工無難色矣且役夫十萬日費浩繁所免稅糧不過二十萬石幸而成功實乃萬世之利以今日天下之大國計之重何惜此二十萬之稅不一慰安人心哉仍乞再勅劉大夏專理其事合用錢糧悉聽計處戶工二部力與贊襄俾凡椿草等料得預爲計臣雖庸劣亦當仰體聖意少竭

心思待今八月以後秋水稍落再行相度利害斟酌緩急與劉大夏議處起倩人夫各從近便如孫家渡口至南頓道河俱起倩河南開封等處人夫黃陵岡至梁進口河道俱起倩山東兗州府人夫各分工疏濬比之舊河務加深廣使能容受所謂椿草等料尤宜多備如黃陵岡塞口人夫於開封大名二府相兼起倩張秋塞口人夫於東昌等處起倩各刻期興工併力築塞官吏軍民中有智能善扼塞者悉聽取用俾罄巧思並屈群策用功人夫加意撫恤不亟不徐勿傷其力遇有疾病撥醫調治人心惟悅則用功必力毋計日月必求成功小有僨敗毋輒沮挫誠以今日治河國家大計事至難處

功至難成。其可易而視之哉。伏乞皇上再勅在廷群臣
議處而行。必求萬全。謹題。

下山東按察副使楊茂元于獄。謫長沙府同知。

茂元上疏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旣委劉大夏。又差李興
陳銳。事權分而財力匱。乞將興銳取回。專委大夏。且謂
水陰氣也。其應爲宮闈。爲夷狄。宐戒飭后戚防禦邊患
疏上。興等切齒之。誣奏茂元爲妖言。逮下錦衣獄。科道
交章論救。乃謫長沙同知。茂元守陳子也。

論貴州平蠻功。顧溥加歲祿。鄧廷瓚陞右都御史。入掌南
院。尋出總督兩廣軍務。○三月己卯朔日有食之。○下張
海侯謙于錦衣獄。海謫山西叅政。謙閑住。○夏四月。閉加

絕西域貢

上以海謙無功。不俟命輒還。逮下獄。降黜之。馬文升言
此虜旣遣使入貢。復虜陝巴金印。迨遣使往。輒久不報。
其心輕中國。不大創不戢。請以寫亦滿速兒等。安置兩
廣福建。閉關示絕西域諸番入貢。孤其勢。且使歸怨阿
黑麻。○哈密在肅州西北千五百里。本古之伊吾。廬唐
之韃靼。回回雜處之國也。其北天山。與瓦剌相界。西接
火州。爲諸胡要路。永樂初。卽其地設哈密衛。封元肅
王之裔脫脫。爲忠順王。賜金印。令爲西域之喉襟。以通
諸番之朝貢。脫脫死。傳其子卜答失理。以及孛羅帖木
兒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王鎖檀阿力哈

密虜王母金印以去其衆逃居肅州及苦峪城朝廷屢命守臣經略而王母金印竟不獲返十四年鎖檀阿力死子阿黑麻立十八年甘肅守臣乘間請封王母外甥都督罕慎爲忠順王罕慎畏吾兒種也二十年遣使送入哈密甘肅鎮巡而下皆以興復哈密受賞弘治改元阿黑麻以罕鎮非肅王後乃假婚姻而殺之尋遣使入貢求封不許弘治四年王母已故阿黑麻乃以金印城池來歸會曲先安定王遣使入貢自稱忠順王裔蓋姦人教之其實非也五年兵書馬文升誤聽三種頭目告保遂立安定王姪陝巴爲忠順王甘肅守臣急欲成功倉卒遣使送之識者曰夷虜貴種類曲先本西戎安定

本韃靼別部強合爲一又與罕慎異矣土魯番必不心服阿黑麻聞之果怒六年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入貢至京師上遂命張海侯謙往經略之海等至甘州遣使齎勅諭阿黑麻順天道歸陝巴久不報海等上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撫之叛則拒絕之而已遂修加峪關捕通阿黑麻黠詐回夷二十餘人奏發廣四海等還上以其無成功下之獄降海山西叅政謙住俸閑住寫亦滿速兒等四十人皆安置閩廣閉加峪關絕不與通五月宣府山西河南書星隕○秋七月陞陝西按察使許進爲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進先巡撫大同。上言鎮守內臣石岩侵士餉，撓軍政。岩亦誣進擅用旄幟，降兗州知府。陞陝西察使。至是馬文升復薦許進爲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八月加內閣徐溥少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丘濬少保、戶部尚書。劉健太子太保，並兼武英殿大學士。○虜大舉寇陝西。○冬十月復王越左都御史致仕。

乙卯八年春二月少保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丘濬卒。

濬好論議，上下千古。尤熟國家典故，政事可否，反覆與大臣言官爭是非，卽未必一二中適然，不肖媵媵取悅，商確往事，時出意見，自高奇矯，衆論能以辯博濟其說，人

莫能難。如論秦檜稱其於宋有再造功，與虜和不爲無見。范仲淹生事，岳飛未必能恢復，皆怪詭可駭者也。其絕元正統，斥許衡不當仕元，又嘗言我朝相業，三楊偉矣。然當其時南交叛逆，軒龍易位，勅使匆匆，頻泛西洋，曾無一語權歸當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於土木之變。誰實啟之，則皆正論也。卒贈太傅，謚文莊。

以禮部侍郎李東陽兼侍講學士，少詹事，謝遷兼侍讀學士，並直文淵閣。○張秋隄成，名劉大夏爲戶部右侍郎。大夏等發丁夫數萬於黃陵岡南，浚賈魯河一帶，分殺水勢，又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于淮。又浚四府營淤河，由陳留縣至歸德。

州分爲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毛州渦河會于淮。築長隄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量能任功。五旬而事竣。至是名大夏入爲戶部右侍郎。○按治河之議。自漢迄今。紛載史冊。可謂周悉。但河決不常。亦無定處。治之寔無上策。唯宋濂謂自禹治水之後。無河患者數百年。以其自大伾而下。比過泲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入海。蓋河流分而其勢自平也。今河合汴泗。東南以入淮。使一淮兼受黃河之全。欲其不潰溢而汎濫。胡可得哉。今黃河以北。古道形迹尚存。因而相其地勢。濬爲支河。以達平原。直沽諸處。旣可以殺其合流衝決之勢。又可以得其灌溉潤澤之利。而北方旱溢之災。亦因之而可免矣。乃今興修水利之說。獨聞於江南。而北方則置不一講。何也。

占城請封安南不許

時占城爲安南侵擾。請賜詰問。內閣李東陽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遣官至其國。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卽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聽。

土魯番酋阿黑麻自稱可汗。復入哈密。命巡撫許進總兵劉寧副總兵彭清帥師討之。

是時西域諸夷皆言成化間。我入貢。皇帝先遣中貴人。

迂我河南至京。宴賜甚夥。今不撫我。我泛海萬里貢獅子。謂我開海道。却不受。卽從河西貢者。宴賞亦薄。天朝棄絕我。相率從阿黑麻。且拒命中國。能奈我何。哈密奸回。又附阿黑麻。阿黑麻遂復入哈密。自稱可汗。大掠罕東。諸夷謀言糾夷數萬。用雪梯攻肅州。且譟甘州報至。文升曰。彼虛聲挾我也。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哈密至苦峪。又數程。皆無水草。真使往返。皆馱水行。使我謹烽火。明斥候。整兵以俟。彼至肅州。我以逸待勞。縱兵出奇一擊。必使彼匹馬不返。已而阿黑麻西去。令頭目牙蘭以二百餘人據哈密。文升曰。非用陳湯故事。此虜終不畏。文升召肅州撫夷指揮楊翥至京。撫其背。

曰。汝諸夷情。知西域道路。朝廷今欲擒斬牙蘭。汝計安出。翥曰。此賊黠。非襲之不可。罕東哈密有捷徑。可進兵。兵可不十日至。文升曰。余欲選罕東番兵三千爲前鋒。我兵三千殿後。各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何如。翥曰。善。乃令河西巡撫許進調兵食。遣副總兵彭清統精兵三千。由南山馳至罕東。卽調罕東諸番兵乘夜倍道襲牙蘭。是冬進及總兵劉寧彭清率兵至肅州。久駐關外。候罕東兵不至。乃出大路。乏水草。行不能疾。牙蘭詞知遁去。我兵入哈密。斬首六十。得陝巴妻女。獲牛羊三千。哈密脅從者八百餘人。皆不殺。携歸住四敵上。師還糧乏。士馬亦多物故。然西域自是知畏中國。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耿裕卒

天順初德秀諸王出閣南陽言四王講讀官八人翰林官少請擇新進士授翰林檢討充王講讀官至是諸王將出閣裕亦按故事選十進士侍王十進士請吏部請九年滿考得陞改出王府裕以爲例不可十進士語不遜裕劾十進士上爲除一進士名餘調外裕在吏部薦進賢才務協輿論愛憎毀譽莫能淆奪守正律身干謁斷絕卽內降斜封封章抗議杜塞倖門與父九疇世守清修不營產業不治居第約儉蕭然無異寒素裕偉幹修髯儼然神明學問該洽文章雅正冠冕縉紳世濟其美弘治八年卒贈太保謚文恪

三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夏四月改張敷華巡撫陝西時有妖僧據山中爲逆朝議且用兵馬文升曰張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敷華授計山中父老果縛妖僧至五月東南諸省大疫○六月上抗盜復起○秋七月西北諸省大旱○八月朔日有食之○命副都御史金澤總制江西湖廣福建軍務撫安群盜○冬十月南京地震○十一月陝西貴州地震○論哈密功陞許進爲左副都御史劉寧爲左都督彭清爲都督僉事

馬文升言進等兵雖抵哈密然未獲牙蘭首功亦少進寧及太監陸闇不遵節制徒取空城無益邊事獨軍士遠征勞苦宜陞賞上念邊臣出塞有功加闇歲祿二十

石寧陞左都督加俸百石許進陞左副都御史彭清都督僉事

十二月靖虜衛天鼓鳴河南江西大震電詔求直言

戶部主事胡燿上疏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西北旱
嘆父子相食東南飢疫骨肉流離大變陛下深居九重
左右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廣楊鵬引用劉良輔輩左道
惑亂聖心齋醮糜費財用差遣在外如虎橫行吞噬無
厭其耗天下不可言矣士大夫昏夜乞哀於宦官貴戚
交相賄托不以爲恥言官有所舉劾瞻前顧後苟且塞
責陰盛陽微災異曷由弭乎乞用臣言則邪妄斥而陰
慝消矣疏入人皆爲燿危之

內閣大學士李東陽等上疏請停齋醮燒煉

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大學士李東陽等上疏
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面召儒臣諮議政事今
朝參外不得一覲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
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係不繫
于此必繫于彼正士旣踈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
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宋
徽宗崇信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燒煉其
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爲禍百端唐憲
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上清龍虎
宮神樂祖師殿及菴經厰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

昭代典則 卷二十二
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昔李終有言憂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矧災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妄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

詔禮部會議應祀神祇

時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題奉聖旨禮部會官稽詳何神立於何代何神有功於國何神澤及於民如今應否祭祀明白來說禮部尚書倪岳等會議得在京各項祭祀除大小之神漢壽亭侯關羽宋丞相文天祥俱祀典應祭外其餘各寺宮觀神祇應否致祭緣由逐一擬議

開坐伏乞聖明裁處計開○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境天尊謹按傳記西方有佛國曰天竺天竺有五中天竺乃釋迦所生之地後漢明帝其法始入中國後之宗其教者遂以釋迦為師其曰三世佛者則以釋迦之本性為法身德業為報身并其真身而為三其實本止一身耳今乃分為三像而並列之失其旨矣唐儒韓愈有曰三代之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中國未有佛也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捨身施佛其後餓殍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至於道家以老子為師其所謂三清者蓋倣釋氏三

身而爲之。尤爲謬妄。宋儒朱熹有曰。玉清元始天尊。旣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老君。蓋倣釋氏。失而又失者也。况莊生明言老聃之歿。則聃亦人鬼耳。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由此言之。三清三境天尊。實無所據。况躬親祠醮。傾心崇奉。如宋徽宗者。可謂至矣。卒之陷身虜廷。覆亡宗社。千載之下。可爲明戒。但緣異端佛老之徒。轉相模倣。惑世誣民。歷代因之。莫之有廢。是以遞年以來。凡遇萬壽千秋等節。奉欽依。修建吉祥好事。或遇喪禮七七。修建薦揚好事。俱先期一日。遣官詣大興隆寺。祭告釋迦牟尼文佛。朝天宮。祭告三清三境天尊。此皆因襲而行。不合祀典。今議齋醮。旣合停止。其前項祭

告。俱各停免。○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謹按象緯書有曰。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一名天極。一名北辰。其北第五星。名天樞。蓋極星之在紫微垣。萬里所宗。七曜三垣二十八宿。衆星所拱。爲天文之中正。又曰。紫微大帝之坐。天子之常居也。卽今朝廷宮殿所在。乃其象焉。國朝正統初年。建紫微殿一所。於大德觀之東。設立大帝之象。每遇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大臣一月祭告。今議得日月星辰。並曜于天。故古有大明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之文。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內壇已有星辰壇。合祭之禮。今乃象之如人。稱之爲帝。以極星之正。祠于異端之宮。稽之祀典。誠無所據。所有前項祭祀。伏

乞罷免。○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謹按傳記有曰。凡陰氣凝聚。陽氣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恠誕之談也。雷聲普化天尊者。道家以爲玉霄一府總司五雷。而雷部諸神皆其所主。而又託以六月二十四日爲天尊示現之日。故朝廷遂以是日遣官詣大德顯靈宮致祭。今議得風雲雷雨皆陰陽之妙用。鬼神之盛德。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外壇。已有合祭之禮。而八月望後。山川壇復有秋後報德之祭。况自二月發聲之後。無非雷霆奮震之日。顧乃定於六月二十四日。於義何取。至於像設名稱。禮亦無據。所有祭告。伏乞罷免。○梓童帝君。謹按圖志。英

顯王廟在劍州。卽梓童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舊人因報毋仇。徙居劍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沒。人爲立廟。唐玄宗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又按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爲天之六府。道家謂上帝命梓童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改元加號。爲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而天下學校亦多立祠以祀之。京師之廟在北安門外。景太五年間闢而新之。勅賜文昌宮額。歲以二月初三日爲帝君誕生之辰。遣官致祭。今議得道家謂梓童爲孝德忠仁。顯靈于蜀。廟食其地。於禮爲安。祀之京師。不合祀典。至於文昌之皇與梓童無干。今乃合而爲一。誠出傳會。所有前項祭祀

伏乞罷免。仍行天下學校。如舊有文昌宮者。亦令拆毀。
○東嶽太山之神。謹按圖志。東岳魯之太山。今在山東
濟南府太安州。山下有廟。自黃帝以來。封禪者七十二
君。唐宋元皆加神以封號。曰王曰帝。若祀人鬼。國朝洪
武三年。詔去封號。稱爲東嶽太山之神。有祠春秋致祭。有
事則遣廷臣祭告。今京師朝陽門外。亦有東岳廟。實自
元延祐中。玄教大宗師張留孫。買地爲宮。奉祀東岳天
齊仁聖帝。國朝仍而不廢。歲以三月二十八日。及萬壽
聖節。遣官致祭。夫岳鎮海瀆。以其山川靈氣。有發生潤
澤之功。故歷代祀之。而太山在魯。封而歲時已有常祭。
况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祀之禮。所據

前項祭告。稽之祀典。煩瀆無據。合當罷免。○北極佑聖
真君。謹按傳記。北極佑聖真君。蓋真武神也。真武本玄
武。宋真宗尚道教。避聖祖諱。改玄爲真。玄龜也。武蛇也。
此本北方玄武七宿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後乃以
玄武爲真武。而作龜蛇於下。靖康初。詔加號助順。曰佑
順助聖真武靈應真君。及考圖誌。乃云真武爲靖樂王
太子也。生而神靈。長而勇猛。志除邪魔。遇紫虛玄君。授
以道秘。東遊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山。修煉成功。白
日飛昇。奉上帝命。往鎮北方。披頭跣足。建皂纛。玄旗。統
攝玄武之位。則此道家傳會之說。殊爲誕妄。再考國朝
御製碑文。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兵戈所向。神陰佑爲

多。及定鼎金陵。乃於鷄鳴山建廟以崇祀事。載在祀典。太宗文皇帝肅靖內難。以神有顯相。又於京城良。武當山各重建廟宇。而兩京則春秋及每月朔望。遣官致祭。武當山則命內外官員。專一在彼。存督列聖崇奉之意。可謂至矣。憲宗純皇帝在位。常範金為像。屢遣內官陳善齋往武當安奉。蓋亦不過承先志以祈神休耳。豈期陳善援引左道之人鄧常恩等。上則熒惑聖聽。靡費內帑。下則騷擾道路。虐害生民。且又奏請重修京師廟宇。改號靈明顯佑宮。日居其間。引進邪術。遂使香火之地。幾為姦盜之區。固非朝廷崇奉之禮意。使玄武有神。亦豈其所樂聞哉。今議得神既有功於國。則累朝

崇奉之禮固不可廢。但本以一神而一歲之間。兩京俱有春秋之祭。京師復有朔望等祭。過於煩瀆。合無照洪武年間以來。例應每年三月初三日。九月初九日。各用素羞。遣太常寺官祭祀。其餘祭禮。並行停止。其武當山神像之類。頻年齋送。不無太繁。况已有內外官員領勅在彼。一應供奉之物。自合責令各官嚴加整辦。所有襄陽府縣三年一次額辦。給散道士潤白綿布三千四百疋。潤白苧布二千四百疋。神油蠟香炷三萬七千八百四斤。雖稱日久。皆係正稅所出。即今民力憊敝。亦宜量為裁革。減省。合行湖廣巡撫。按官員徑自酌量奏請定奪。今後差遣內官鑄送神像等事。並乞一例禁革。庶

幾神祠不替。而國用少節矣。○崇恩真君。隆恩真君。謹按道家之言。有曰崇恩真君。姓薛氏。諱堅。西蜀人。在宋徽宗時。嘗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傳學道法。累有靈驗。而隆恩真君。則玉樞大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嘗從薛真君傳授符法。國朝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之法。顯於京師。附體降神。禱之有應。乃於禁城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改廟爲大德廟。封薛真人爲崇恩真君。王靈官爲隆恩真君。又建一殿。崇奉二真君。左曰崇恩殿。右曰隆恩殿。成化初年。改觀曰宮。加顯靈二字。遞年更換袍服。四季。三年一小焚化。十年一大焚化。又復易以新製珠玉錦綺。所費不貲。

每歲萬壽聖節。正日冬至。及二真君示現之日。皆遣官致祭。其崇奉可謂至矣。今就其言議之。真人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其法之所自。皆宋徽宗時。林靈素輩之所傳。一時傳會之說。淺謬如此。本無可信。况近年拊體降神者。乃欽發充軍。顧江顧編之父子。其爲鄙褻尤甚。往往禱雨祈晴。杳無應驗。則其恠誕可知。但經累朝創建。一時難便廢毀。所有前項祭告之禮。俱各罷免。其四時袍服。宜令本宮住持。并庫役人等。於每年應換之日。仍會同道錄司掌印官。照舊依期更換。如法收貯。不必焚化。永爲定例。仍乞勅內府衙門。以後袍服等件。不必再行製造。如此。則國用不至於

妄費而邪術亦可以少貶矣。○金闕上帝。玉闕上帝。謹按大明一統誌。福州府閩縣南。舊有洪恩靈濟宮一所。祀二徐真人。卽今之金闕玉闕二真人也。真人五代時。徐溫子曰知証。封江王。知諤封饒王。常提兵平福建。父老戴之。圖像以祀。宋賜今額。又考之御製碑文云。太宗文皇帝臨御之十有五年。適遇疾。弗豫。百藥罔效。或有言神靈驗者。禱之輒應。脫然平復。於是大新閩地廟宇。命有司春秋致祭。歲易時衣。給戶灑掃。又於京師立廟以祀之。加封金闕真人。玉闕真人。十六年。又加封金闕真人。玉闕真人。賜廟額名洪恩靈濟宮。正統初年。重新宮宇。進號金闕崇福真人。玉闕隆福真人。成化二十二

年。重加尊號。伯曰九天金闕總督魁神。洪恩靈濟慈惠高明上帝。仲曰九天玉闕總督聖神。洪恩靈濟仁惠弘靖上帝。遞年以來。每月朔望。并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真人誕辰。俱有祭祀。遣官行禮。及時食獻新。至今不缺。四時已有皮弁冠。大紅紗羅紵絲織錦雲龍朝服。近又加以平天冠。明黃紗羅紵絲衣服。其黃服五年一次。更換。焚化夫神之世系年次。可考如此。本非有甚異也。先年止因有功于閩廟。食一方。後以保護。太宗文皇帝聖躬。故京師有別廟之奉祀。但本處既有春秋二祭。而京師一年之間。復有前項數次祭祀。不無煩瀆。且惟皇上帝。主宰于天。而兄弟並稱上帝。其爲僭擬。可知。至袍

服等件。在京更換焚化。差遣內官。前往福建齋遊。道路
搔擾。虐害人民。不可勝言。今議得廟之創業。既始于閩。
則神如有靈。固當往來于閩。所以福建舊廟祭祀。宜仍
其舊。其京師聖節。并朔望等項祭祀。及時食獻。新。俱乞
罷免。若以有廟無祭為嫌。則於二真君誕辰。各遣本宮
住持。致祭一次。仍乞革去帝號。照依永樂年間。加封事
例。止稱真君。冠服仍用本等服色。在京者。聽令本宮住
持。廟戶人等。於每年應換之日。會同道錄司掌印官。依
期更換。如法收貯。不必焚化。直待敝壞之日。方許奏請
更製。將不堪者。照舊火焚。其在福建者。亦同此例。但遇
有敝壞者。聽令布政司督屬。就彼處置修理。以後再不

差人前去。永為定例。所有見在平天冠。明黃袍服。責付
本宮庫內收貯。仍行內府各該衙門。無得再行置造。如
此。既不失報功之典。而祀亦不至於煩瀆矣。○神父聖
帝。神母元君。金闕元君。玉闕元君。謹按徐仙真錄。及國
朝御製碑文。神父神母者。卽二真君之父母。金闕玉闕
元君者。蓋其配也。宋理宗朝。封父齊王為忠武真人。母
白氏仁壽仙妃。配許氏助順仁忠仙妃。陶氏助善慈懿
仙妃。國朝永樂中。加封父翊亮真人。母淑善仙妃。許氏
真應仙妃。陶氏恭靖仙妃。繼又進封其父為真君。成化
二十二年。神父加封高上神主。慈悲聖帝。聖母加封安
寧護國恭靖元君。金闕妃。天房衛保節靖元君。玉闕妃。

天房衆母顯佑元君。每歲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官致祭。而金闕玉闕元君。又有誕辰之祭。皆因二真君一時禱應之功。故推及而崇奉之如此。今議得神父徐溫。乃五代時。誤國專權殺主。殊無功德。祀以報功。豈安濫及。况父母并祀。並受隆名。稱帝稱君。僭擬益甚。所有名號。乞照永樂間封者爲正。以後加贈一切祭祀。俱各罷革。○京都城隍之神。謹按易坎卦有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謂人君者。觀坎之象。知險不可陵也。故設爲城郭溝池以守其國。而保其民人。傳記謂其制自黃帝始。歷代建國。必有高城深隍。上以保障宗社。朝廷下以衛捍百官高姓。其所繫甚重。其爲功不少。故因國朝之制。

天下府州縣皆有城隍廟之祭。京都城隍廟。舊在順天府西南。累朝皆加修葺。歲以五月十一日爲神之誕辰。及萬壽聖節。各遣官致祭。夫廟祀城隍之神。本非人鬼。安得誕辰。可謂謬妄。况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事體已重。此與天下府州縣之祭不同。所有前項祭告。煩瀆無據。俱各罷免。奏奉聖旨。是修建齋醮。遣官祭告。并東岳廟。真武廟。城隍廟。靈濟宮。祭祀俱照舊。二徐真君。并父母妻。仍舊封號。新加上帝等號。俱革去。冠袍等件。該衙門換回焚毀。今後福建該用冠袍。六年。差官上換。其餘都准擬行。欽此。

改南院右都御史張悅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

應天府尹樊瑩爲南京工部侍郎

丙辰九年春正月追封楊時爲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庭○
二月改右都御史屠瀟爲吏部尚書

時吏部尚書缺會樞兵部尚書馬文升及瀟與三侍郎以部次年勞輿望論之當屬文升竟歸于瀟瀟旣得吏部當班文升之上固辭居下廷試讀卷又恐居文升前旣先移病以侍郎吳原博代時議以瀟自度不可居上只合辭職不當讓班違制紊序也

三月賜進士莊希周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土魯番酋阿黑麻復據哈密○夏四月陞吏部侍郎周經爲戶部尚書改侶鍾爲吏部侍郎

經爲吏侍時諸大臣以災異上言屬經草疏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費省遊幸止貢獻斥樂戲而斥樂戲一事語尤切直頗傳踪跡此疏出誰耿尚書曰疏名首吏部裕寔具草經曰疏草本出經卽有罪罪經至是陞戶部尚書凡諸王請河湖稅錢皆執不與中官出南京織造者請長蘆鹽八千引粥于兩淮仍准給淮鹽價銀二萬兩又執不與中官織造浙江者請諸竹木稅又執不與上說經言并停織造大同缺戰馬文升請出太倉銀市馬經曰糧馬各有司存祖訓六部不得相壓兵部輒侵戶部官非祖訓上是經言更命太僕銀市馬給事中魯昂言國用不足請盡話諸省稅役金錢輸太倉經曰國

用不足。空儉於國。不空浚於民。織造賞賚齋醮土木費。益廣不節。乃欲括天下財。盡歸京師。給事中言非是。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爲燈費。經又執不宥發。內靈臺奏增洒掃卒。當給月廩。經再疏。竟不與。

改倪岳爲南京吏部尚書。陞徐瓊爲禮部尚書。○下六科都給事中龐泮等十三道御史劉紳等。于錦衣獄。尋釋之。時武岡州知州劉遜以事忤岷王。王訐奏之。上怒。差官校往逮。龐泮劉紳等上疏論救。上大怒。并逮泮等繫獄。有御史張淳公差回。恥不得與。亦卽上疏申救之。太僕少卿儲瓘上言。臣等竊見都給事中龐泮等。監察御史劉紳等。頃因上言。免差官校提解武岡州知州劉遜。皇

上震怒。俱下之錦衣衛獄。數日以來。內而臣工。外而軍民。莫不思憂。竊惟以爲龐泮等。不諳事體。觸忤聖心。卽其所言。不爲無罪。所可惜者。皇上之盛德。國家之大體。不可因此一事。而有所損耳。仰惟皇上卽位以來。明目達聰。用言聽諫。狂直者每賜優容。抵忤者未嘗斥逐。虛心從善。以義斷恩。有古帝王所不及者。聖德昭彰。已十年矣。今乃因其言事。一有不當。舉六科十三道盡下之獄。此雖泮等有以自取。然以皇上十年納諫之美。而遽然有此傳之四方。不能無議。書之策史。不能無疑。因一事而掩前功。以小故而妨大德。此臣等所以竊爲皇上惜也。且泮等建言。亦其職業。但今所論劉遜之事。意傷於

急遽辭失於婉曲。原其心。蓋仰賴聖明在上。素有以聽用其言。是以隨事納忠。不避煩數。其情固可矜。而言亦不可略也。况科道官。乃朝廷之耳目。凡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時政之得失。百官之邪正。皆得言之。是以古之帝王。及我祖宗。建是言官。必選直諒敢言之士。以充厥職。有一言之善。卽賜施行。雖多言不當者。亦不加罪。所以異數而優容者。惟以養其敢言之氣。使之森然立於殿陛之前。予以扶持正論。消沮邪謀。爲廟社之福。若摧折之。囚繫之。中人之咨守道徇義者少。趨利被害者多。彼知緘默觀望。持穩位而已。他日脫有大事。誰復爲皇上言哉。由是論之。堪辱言官。蓋非人主之利也。自

泮等下獄。科道一空。當事署印。盡委之人。糾儀侍班。皆曠其職。惟此異常之事。豈宜清明之朝。皇上臨朝之時。覲瞻所及。燕閒之處。思慮所經。未必不惻然有動於衷也。欽惟我朝列聖。尤喜諫諍。臣等不能悉舉。謹具一二事。以言。洪武初年。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太祖厭其迂衍。怒欲罪之。群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謫。罪當誅。上怒未解。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朝廷耳。烏可深罪乎。上乃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邪。洪熙初。大理少卿戈謙。數言事。有言其賣直沽名者。楊士奇對曰。主聖則臣直。惟陛

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仁宗雖不罪謙，然免其朝
參，令專坐司視事。自是一月餘，言事者少。仁宗諭士奇
曰：自免戈謙，朝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遂令士奇就
前草勅引過。戈謙如舊朝參，令百官毋以謙爲戒。此祖
宗之聖德，明訓皇上所當祖述憲章者也。今龐泮等不
識事體，縲紲下獄，已示之罰矣。伏望皇上廓天地之量，
霽雷霆之威，沛發明詔，不日而赦之，則不惟泮等心懷
感愧，益圖報稱，而內外大小之臣，六軍萬姓之衆，莫不
歌詠聖德，歡欣交通，四方傳之，以爲盛事。史策書之，以
爲美談。德業之盛，名譽之美，真可以匹休祖宗，而貞觀
之治不足言矣。然豈高遠難行哉。惟在聖心獨斷，一轉
移之間耳。臣待罪大臣，義同休戚，是以昧死，以卷卷
之愚忠，惟皇上赦臣等之罪，而采納其言，則天下幸甚。
上乃釋之。

六月兵部尚書馬文升上疏請飭武備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
綏太平。雖當投戈息馬之期，未忘練武防胡之念。故私
役軍者有重罰，私借馬者有禁例。凡有興造，竟不勞軍。
三十餘年，四夷賓服，海內晏然。我太宗文皇帝嗣承大
業，遷都北平，密邇胡虜，其於武備尤爲注意。彼時精兵
數十萬，健馬數萬匹，親閱教練，無少怠忽。故出塞千里，
腥膻遠遁，威武之振，前代罕及。自宣德年間以後，老將

宿兵消亡過半。武備漸不如初。至正統年間。天下無事。民不知兵。而武事尤廢。所以十四年有土木之厄。今讐恥未雪。邇來軍士消耗。十去四五。雖嘗差官前去清理。亦多上下因循。虛應故事。終不能充足原數。矧軍衛軍士。內府各衙門匠役。占去數萬之上。見在者不過七八萬。江南之兵。大半運糧。其餘多在沿海備倭。江北之兵。亦有運糧之數。其餘各來京操備。陝西山西之兵。亦多戍守各邊。所以腹裡衛所。城池空虛。無軍防守。一遇小寇。多不能支。往年京師之兵。俱在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操練後。因征調。一時不能齊足。所以設立團營。常有精兵十二萬。分爲十二營。不許別役。專一蓄養。銳氣遇

有征進。就便啟行。此外天下。再無兵馬可調。重加優恤。尚以爲遲。近年以來。多撥做工。每占一二萬之上。其工有一年不完者。甚至二三年不完者。每名顧工等項。月用銀一兩二三錢。行糧糴賣。不得食用。負累疲弊。率多逃亡。見在者強弱者相半。在京軍士疲困。未有甚於此時也。且武備之修。固在乎軍。尤在乎馬。洪武永樂年間。京衛并天下衛所。俱有牧馬草場。而在京各營草場。不下數千餘頃。夏秋之間。堪足牧放。春冬。又全支料。以備喂飼。所以馬皆肥壯。堪以調用。卽今京營牧馬草場。俱被勢要之家。或親王占爲已有。亦有被軍民開耕占種者。凡遇馬疋下場牧放。無處存住。未及一二月。卽那往

西山一帶四散牧放中間多有潛回原衛之數一時調用卒不能齊秋冬雖支料豆一石軍士艱難多有預賣與人况六箇月止關草一箇月每月止折與銀二錢通不勾一月之用且人無食必死馬無草卽斃天下糧儲以供京軍天下草束以供戰馬二者缺一不可今軍俱支糧馬不支草秋夏既無草場牧放冬春又無草束喂飼軍士艱難無力辦草欲馬之不死實亦爲難所以團營馬匹常死二萬之上雖有朋合椿頭銀兩亦不能買補十分之二見操馬雖有三萬餘匹中間老馬不堪騎操者亦多戰馬消耗莫有甚於此時也况克敵致勝固在乎士馬精強尤在乎甲兵之堅利近年在京監驛廠

所造軍器每見守衛軍人披帶盛甲間不掩心下不遮臍葉多不堅袖長不繫全不合式盛尤太重卽今京衛軍士常操弓矢多是自置弓力不過一二斗矢長不過七八把平昔尚不能射遠加以披甲在身手不能舉新關之弓豈能開射縱射不過十數步而止其刀尤短小亦無鋒刃別無長兵可以禦敵雖有神鎗習亦未精凡遇大敵率多敗北天下衛所成造軍器除沿邊宣府大同遼東寧夏甘涼陝西山西四川雲南兩廣外其餘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衛所軍器料價多被管局官軍侵欺入已間有成造者徒費物料多不堪用一遇查盤大半損壞那移搪塞有名無實况去歲內府

戊字庫軍器被火燒毀數多。見在者不知幾何。兵器不精。亦莫有甚於此時也。雖軍馬充足。兵甲堅利。若將不得人。尤難制勝。方今將官除京營總兵。俱蒙朝廷簡命外。其餘各邊將官。雖有曾經戰陣。謀勇兼資。操持可取。善撫士卒者。但中間多有貪利害軍。年老有疾。而士論不歸者。本部已嘗奏行天下。各該大小衙門官員。各舉將材。以備任用。近有舉到之數。亦不過常流。求其堪任大將者甚少。大抵多係膏粱子弟。罔肯習學韜略。操演弓馬。一聞推舉。多尚奔競。及至臨事。莫展寸籌。但恐出眾奇才。或混在行伍。潛伏草野。亦未可知。將不得人。亦莫有甚於此時也。夫使軍馬甲兵充用。將官得人。若操

練無方。兵無節度。又何以成克敵之功哉。今京營教場操練軍士。共箭舞牌之日多。走陣演武之日少。所以坐作進退之不知。攻殺擊刺之不熟。雖習舞刀。而刀法未諳。雖習放鎗。而鎗法不知。至於馬疋尤未操演。蓋四月下場。十月赴營。未久天寒。卽爲住操。是以馬多生拘。臨敵之時。欲北而南。欲東而西。求如胡馬之閑熟。蓋亦霄壤之不侔。矧鞭轡啣勒。無一可取。操練未精。亦莫有甚於此時也。且國家所恃以安者。惟在軍馬精強。甲兵堅利。將官得人。數者而已。今旣如此。謂之內治之修。誠未之信。夫京師大同宣府。爲藩籬。大同宣府至京師。不過數日之程。邊牆之外。卽係虜地。至若密雲薊州。尤爲密

邇本邊軍馬雖強亦分付各路兵分勢寡理之自然倘
賊大舉入寇全藉京兵以爲應援今天下武備廢弛已
甚而京師武備又復如此若不早爲修飭誠恐年復一
年愈加廢弛不無有誤國家大事伏望皇上處常思變
居安慮危念京軍乃朝廷自將之兵居重馭輕防姦禦
侮所係甚重今後凡有興造各該衙門官員不許奏討
團營軍士做工敢有故違許科道官指實劾奏置之于
法更乞天語丁寧着爲定例其坐營把摠等官務要曲
加撫恤不許擅役科斂其三大營做工官軍各該管工
內外官員亦要督令作急修完不許仍前遲延因而私
役賣放以致軍士受害往往逃亡其團營仍照弘治二年

該司禮監太監韋太同臣文升等選軍之後奏准事例
每營再行揀選十分精銳馬軍步軍各二千員名以爲
上等之兵遇警動調挨營前去免致又行挑選遷延數
日不得起行有誤應援其逃故之數本部仍通行各該
清軍官員用心清理如不及數考滿之日不許陞用庶
有所養勇於赴敵而逃亡亦少矣仍望皇上念戰馬爲
國家所重草場乃戰馬所資乞降勅齎付見差京衛牧
馬草場給事中御史等官并五軍三千神機營各選差
年老知識草場所在官一員隨同給事中等前去將永
樂年間原撥各營牧馬草場拘集地鄰人等從公取勘
四正明白就爲丈量每營原撥地若干耕者要見何人

管業係親王管業。另撥無碍地土補還。退出草場牧馬。其餘不分內外勢要官員。俱要退出。若係軍民私自耕種者。取問如律。丈量之後。四止埋立封堆。仍於各該教場官廳內。豎立石碣。將四止鐫刻在上。永爲查照。自後再不許一人奏討。如有故違。許科道官劾奏治罪。今後馬軍敢有將該支糧豆預賣與人。及將官馬顧與人騎坐者。事發俱於教場門外。枷號半月。滿日仍送法司問罪。與顧馬之人。照例罰馬一匹。親管官員。若有侵欺料豆一二石者。照常例發落。五石以上。及擅撥馬五匹。與人騎坐者。事發降一級。料豆至五十石。馬至十四匹。以上者。降二級。仍調外衛帶俸差操。其軍民戍官人等。若

有私買軍料豆。下倉關支。至二十石以上者。事發俱發邊衛充軍。更乞勅戶部將各營馬匹。冬春六月支與草束三箇月。一月本色草束。二月折色銀兩。每名月支與銀三錢。尤望皇上以兵器爲士卒衛身克敵所資。乞勅工部通查內府各庫。見收軍器。共有若干。遇警有無勾用。是否堅固。如有不足。乞勅內府兵仗局造精緻盔甲。腰刀斬馬刀長牌弓袋各二十頂。付把面工部差官送。去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巡撫官。無巡撫者送鎮守巡按處交收。各將所屬衛所。并有司該辦軍器物料。徵收一二年之數。或見在官。并拖欠未完。查追完備。於本布政司收貯。直隸俱於各府收貯。布政司去

處委三司堂上官。江北直隸俱於淮安府。江南直隸俱於蘇州。并太平府。北直隸俱於真定。永平二府。就委各府知府。并各衛管局官員提調。却將各衛所局匠。通取到於布政司。并前府分軍器局內。免造長鎗四根。折造斬馬刀二把。團牌改造長牌。照依發去式樣。併工成造。其弓箭俱照宣德正統年間。弓要絲綿寸剖。外用堅漆。用面俱用厚密青白綿布。釘甲俱用火漆小釘。若可造作不如法。三司并各府衛委官。照依織造段疋事例。參問降級發落。本部仍通行內外各衙門大小文武。并科道官。及天下鎮守巡撫。巡按三司。并府州縣等官。查照本部先今事理。但有習熟韜略。弓馬絕倫。或有出衆奇才。堪爲將官者。不分行伍。士卒草野之人。俱聽舉用。有司以禮起送。本部通將節次所舉未及用將材。并原係將官。後因緣事不係失機革去職任者。會同五府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逐一評議。某人可任守備。某人可任方面。某人可任主將。某人可任副將。某人可任叅將。具名奏聞。挨次斟酌。推用。舉到奇才。另行會官考試。照武舉事例。具奏擢用。其舉到將才。若有奔競請託者。終身不錄。各官亦要用心察訪。務在得實才。不許一槩濫舉。有孤朝廷求將材盛意。庶將官得人。任用。奇才不致遺棄。更乞勅團營提督。內外大臣。今後凡遇春秋三九月。常操之期。早爲具奏。行令欽天監選

名
凡遇春秋三九月。常操之期。早爲具奏。行令欽天監選

擇吉日務十五日以裏不許過期其操習規矩遵依洪武永樂年間操法五日之操走陣下營一日演習武藝三日軍中號令全在旗幟金鼓其執旗掌金鼓之人務選年力精壯耳目精明者造冊在官不許頻換教演之日務令軍士目識旗幟耳識金鼓令其旗東則東旗西則西隨其所指千隊如一鼓動則行金鳴則止行止合節萬軍無錯至若斬馬長刀摧鋒破敵必藉此器京軍原無教師合無行陝西鎮巡官於在城操軍內揀選十分諳曉馬步刀法者二十四名應付口糧脚力差官管送來京於十二營每營撥與二名於各營原習大刀軍內選出三五名令其習學待其通曉其法却令專教本營

軍士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自然習熟原取陝西軍人俱各放回仍查本營操軍除神機鎗牌外其弓箭手共若干員名於內府各庫收貯各處布政司運至歲造官弓內每名給與一張各隨力之強弱以揀弓之硬軟務要日逐用力開張依期演習日久自然射能及遠而堅甲可透賊虜知懼不敢輕衝其馬匹又要加意操習使馳逐合度不致生劫鞍轡之數俱要堅固齊整庶便於馳驟可以克敵夫數者之中將得其人爲要若兵馬精勇軍器堅而將得其人再加以倉廩充實雖有外侮不足慮矣

改南京工部侍郎樊瑩爲副都御史巡撫湖廣○秋七月

刑部侍郎戴珊陞南京刑部尚書陝西巡撫張敷華陞刑部右侍郎○命左副都御史許進巡撫陝西○冬十月尹直上賀萬壽聖節表及太子承華箴却之

丁巳十年春正月命修大明會典

上以累朝典制散見疊出未會于一乃勅徐溥等修之以本朝官職制度爲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爲目類以頒降群書附以歷年事例使官各領其屬而事皆歸於職以備一代之制

三月帝御文華殿召內閣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議政事○夏四月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撫治兩廣陶魯卒

魯廣西鬱林人以父成歿事廕廣東新會縣丞適廣西徭賊流劫雷廉高肇勢熾甚將及新會魯帥其民築城置堡寨相聯絡誓死以守賊至不能克遁去時稱其功遂陞知縣進府同知擢按察僉事專治盜賊九載滿進副使平山後賊置從化縣又平恩平陽江賊置恩平縣又平新寧平水賊置新寧縣復平廣西潯梧荔浦府江田州諸賊擒斬共數萬計皆親冒矢石前後身被數十創陞按察使進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奉勅撫治兩廣地方民稱爲三廣公及卒朝廷論功廕其子世襲錦衣衛副千戶

名陝西巡撫許進爲戶部右侍郎○五月京師風霾各省

天鳴地震。詔求直言。

時有刑部主事鄭岳。以直言下獄。戶部侍郎許進。疏救得赦。

巡撫湖廣副都御史樊瑩致仕。○秋八月。帝御平臺。召內閣學士劉健等議政事。○土魯番酋阿黑麻。請歸陝巴於

哈密

是秋阿黑麻令人送陝巴還哈密。其兄馬黑上書言西域諸國不得貢。怨阿黑麻。今悔過乞許與婁諸國入貢。及還寫亦滿速兒等文。升言此虜挾詐。俟陝巴金印至甘州。乃取寫亦滿速兒等於閩廣。

以孔鑄為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

阿溪者。清平衛所部苗也。本江西人。漂蕩至彼。桀驁多智。數久之。為寨主。雄視諸苗。有養子阿刺。膂力絕倫。能披三重甲。持二丈鎗。兩端著力。遇數百戶與敵。刺以鎗。點地躍而起。輒三五丈。飛行稠人之上。以戰若一二丈。川澗跨越之。如溝澮耳。二人謀勇相挾。由是橫門夷落。推為渠魁。觀諸酋之附近而稍弱者。歲以畜產分給。而倍征其人。既得苗夷之利。又謀調我之商民。經其地者。輒誘他苗。會邀劫掠。官差健步往探訪。健步必謁溪。請計。溪乃要我重賄。期為勦之。健步歸報官司。從之。溪乃以素不能服之苗。遠而悍者。指為賊。導官軍往繫捕。于是遠苗畏憚。亦服從之。其後與我官司益狎。我凡有事。

就令訪處不復閑備之矣。三堂之寡廉者皆有歲賂。溪益負恃。爲惡滋甚。每交訐官苗使爭鬪。以收鷓蚌之利。歲輒數次。其志小則規爲土官。大尤未可知也。以是清平一境官苗交受其害。歲無寧居。孔鏞爲都憲受命。鎮巡貴州。初至。尚未知之。往往見報某地被賊劫殺官兵。某地劫殺民商。鏞問何以處之。上下皆謂須屬之阿溪。當治。鏞言清平爲指揮使司諸土官宣慰等。乃命官皆貴。且衆何以不能治軍。更借一寨主力。羈縻之。徒耶。心固疑之。漸詢諸人。人以溪凶橫。且私于監軍總帥。言之恐無益。得禍多。不吐語。鏞諏咨轉力。乃得前扇亂諸狀。謀欲除之。因佯扣監軍總帥等。皆迴護之。鏞益信其私。

黨。知不可與共事。且務決去之。乃命復自往清平。衆沮之。鏞不聽。獨至清平。復訪求部曲之良。有指揮王通。素才而端。方稱疾不蒞事。鏞召而禮之。因廣扣時事。適有言而不及溪。鏞曰。吾聞此中事。惟阿溪大且要。爾乃不言。何也。通不荅。往復數次。竟默然。鏞曰。吾所以異待而。以爲解辦大事。非輩行等。今爾何以耐我。通曰。言之而公事且辦。則一方受福。而愚亦有益。否則公獨已耳。吾家亦赤。乃當應何。鏞笑言。何用不克。通始慷慨許諾。陳列根枝。鏞問溪所任何人。何以能通。吾上官通曰。彼獨藉王指揮陳摠旗二人。公必先得此二人心力。乃可濟。鏞曰。吾自能之。通謝去。鏞候旬朔。郡將校叅揖。時號于。

衆曰。今急缺一巡捕官。若輩悉向前。吾自擇之。乃徑指王曰。可矣。獨留之。衆出。王前。鏞謂之曰。汝何以與賊通。王驚諱之。鏞曰。阿溪歲賂三堂。誰之通。我已備知。而尚諱耶。王悚懼不敢言。鏞曰。吾今貴汝罪。推心用汝。必取溪自贖。仍被濃賞。或貳或假。則重辟不免。汝矣。王叩頭曰。信如公言。然阿刺之猛。雖欲擒之。不可得。奈何。鏞曰。然則事遂已乎。王曰。當更得一年少。多謀者同事。乃可。濟鏞問誰。王曰。無如陳揔旗。鏞曰。諾。吾今授汝檄。令舉謀勇之士。帥所部兵來。有事指揮。汝則徑舉陳與俱來。王受令去。少之偕陳入見。鏞初問之。亦若問王者。陳諱駭。亦若王。屢顧王。王曰。勿諱。爲吾與若事。公已悉知之。

第當用力。以報公。陳亦言其難狀。鏞曰。爾等第誘之出。乃計令以一人牽牛在野。陳入寨。訪誘令出。觀而隨。遣王率勁卒伏牛房。伺出擒之。且刻其期。遣他兵來援。又預檄近溪各寨。及期各以部兵同集。助之議定。陳受教去。見溪曰。何久不來。陳曰。新都堂至。故不能來。見老王。溪曰。都堂何如。曰。無能爲耳。溪曰。聞在廣解捉賊。何謂無能。陳曰。同姓耳。非其人也。溪曰。賂之何如。陳曰。姑徐徐。何以遽舍重貨。溪留陳食。縱談。則及牛事。陳曰。適見道中牛來。審較。老王家牛。何似。然亦大矣。優劣未可決也。溪曰。寧有是乎。審爾。我當致之。陳曰。牛人非商販。似不可致入寨。溪曰。我去觀之。陳佯曰。何必自行。溪奮曰。必去。

必去。因顧刺令俱陳。又激之曰：「新都堂在上，王豈敢去乎？」刺怒曰：「何都堂能沮阿刺足耶？」因卽座以鷄卜。不吉。溪言：「吾夜夢大網，恐不利出。」陳曰：「夢網得魚，牛必屬王矣。」溪刺乃與陳刻木，卽俱起。三騎聯而出，至其地，視牛。眇爾，溪詫樂，命酒飲。忽報巡捕官至，陳曰：「王知之乎？」王指揮也。蓋往訪之，溪曰：「伺彼來可。」陳曰：「豈有新官遽下訪人乎？」因勸令往。又說令去所佩刀，曰：「新武職官見刀，以爲不利，是求好反惡也。」溪乃去之。旣往，見王留坐，因戲謂溪刺：「新上司按臨至境，何不夙迎待？」此來何爲？溪刺猶謂故戲，漫言拒之。王怒曰：「戲乎？吾豈不能執汝？」溪刺猶笑傲。王呼伏，出數百人，往擒刺，刺徒手，搏傷數十人。

竟就擒。并溪繫之。時援兵至，正無失期，諸寨兵亦集，共圍之。鏞又夙造二檻車，隨王，令一得溪刺，卽囚之。徑馳貴州，無經清平，恐其黨劫之也。于是一如鏞命，解至三司鞫之。論死。鏞臨問，無一語。第申頭請死。刺語人曰：「吾不畏千萬人，獨畏一孔公耳。死亦不知其擒我，若此易也。」中官猶爲解救。鏞言：「吾不究若事，猶能解乎？」溪刺死。溪有二子，竄都勻。鏞又勅都勻官司，徑擒之，悉殪焉。十一月，火篩寇大同宣府，命侍郎許進督軍，侍郎劉大夏轉餉禦之。

是年虜火篩強結諸部落，迭寇大同宣府。歸正人言虜謀深入，乃勅侍郎許進督軍，劉大夏轉餉禦虜。大夏受

命瀕行。尚書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蓄積有餘。蓋往時糴買法。有來告糧百千石。草千萬束者。方准。以致中貴子弟。各爭相爲市。乃轉買邊上軍民糧草。陸續運至。自大夏此法立。有糧草之家。皆自往告報。中貴人家。卽欲收糴。無處得買。遂爲邊儲之長利云。

終

